

楚辭
文獻叢刊



1

主編
黃靈庚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楚辭 文獻叢刊



主編
黃靈庚

1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楚辭文獻叢刊:全八十冊 / 黃靈庚主編. — 北京:國家圖書館出版社,2014.7
ISBN 978-7-5013-4094-1

I. ①楚… II. ①黃… III. ①楚辭-文學研究-叢刊 IV. ①I207.22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045587 號

書 名 楚辭文獻叢刊(全八十冊)
著 者 黃靈庚主編
責任編輯 殷夢霞 鄧詠秋 南江濤
封面設計 敬人書籍設計工作室
呂敬人 + 呂 旻

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)
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)
發 行 010-66114536 66126153 66121313 66175620
66171706(傳真) 66126156(門市部)

E-mail btsfxb@nlc.gov.cn(郵購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→投稿中心

經 銷 新華書店
印 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開 本 787×1092(毫米) 1/16
印 張 2765

書 號 ISBN 978-7-5013-4094-1
定 價 57000.00 圓

出版說明

《楚辭文獻叢刊》由楚辭學專家黃靈庚主編，從楚辭學研究的文獻需求出發，收錄歷代《楚辭》重要版本、研究文獻二百多種，涉及中、日、韓三國的作者。以收藏機構而論，涵蓋了中國國家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、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、浙江圖書館、復旦大學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山東省圖書館、天一閣博物館、日本大阪大學圖書館、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等數十家著名圖書館的珍貴楚辭文獻，這麼廣泛地搜集，前所未有。其中宋刻本七種、明刻本三十七種、稿鈔校本五十五種，共有一百餘種係首次刊佈，是難得一見的『楚辭學』重要文獻。

每種文獻，都撰寫了詳盡的『述要』，校勘內容，考鏡源流，非止簡單的內容介紹。爲了方便更多讀者，我們將這百餘萬字的『述要』加上彩色書影，單獨成書，隨後出版。

全書以『章句』『補注』『文選·楚辭』『白文』『集注』和『楚辭研究文獻』分類編排，各類之下，略按成書年代排序。需要說明的是，日本收藏的楚辭文獻，有幾處缺頁，由於種種限制，無法補拍，留下些許遺憾。其他如丁繁滋《楚辭音韻》，原有缺頁幾經搜尋還是沒有找到全本配補，祇好在缺頁處標出，暫付闕如。

爲了更好地展現一些特色版本的風采，張京元《刪注楚辭》、閔齊伋刻三色套印《楚辭》等二種採用四色印刷，彭孫適彙評萬曆四十六年妙觀齋刻本《楚辭章句》等八種套色印刷，希望能更利於研究者使用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二〇一四年七月

序

黃靈庚

《楚辭》之於《詩經》，猶大江之於九河，一則滂蕩於北土，一則泛濫於南國。滂蕩於北者爲十五國之歌謠。泛濫於南者爲十七卷之楚《騷》。江、河俱出於崑崙之墟，沛焉歸之東海；《詩》《騷》同源乎商周之都，終然梟於華夏。是以研討吾國文學與學術，溯其源而派其流，探其本而疏其末，則必逍遙乎江河之域，周章於南北之區，誦《詩》以探文章之因緣，哦《騷》而究詩賦之波瀾。是以二千餘載之文脈變遷，學術淵源，由此發軔而懸車，焉得回繞而軼逾乎哉！

若夫靈均以帝高陽之裔，楚宗族之胄，染南國山林之風，秉江漢川澤之俗。忠以事君，雖九死其未悔；仁以愛民，亦一心之所善。遭讒見放，澤畔行吟，灑千秋之淚；藻思迸發，清麗悽惋，得江山之助。拊拾香草，鑄不刊之偉詞；懷石清淵，流永恒之英名。是以其賦也無所不參，無所不包：氣薄碧霄，令羲和而役望舒，驅風雲千變之勢；精貫漢津，乘玉虬而駕神鸞，挾雷霆萬鈞之力。出入陰陽，敢於冥婚往世神女；上下天地，庸非求合遠古聖帝？才冠列國，六經堪足彌其綸；學兼衆長，諸子難以概其心。蓋《離騷》陳逢讒之憂，《九歌》通神鬼之思，《天問》難幽明之理，《九章》攄逐臣之怨，《遠遊》窮生死之塗，《卜居》極是非之則，《漁父》寄獨往之

志，《九辯》續師心之憤懣，二《招》呼魂魄之來歸矣。

嗟乎！郢社久湮而江聲依舊，懷襄永逝而隴樹如昔。惟屈子精神並二十五篇辭賦，疑雲霞出海，恍迎九萬重之旌旗；似風月盈天，惚仰二千年之光霽。狀慘愴則烈士貫涕，寫勝景雖春女息氣。既國家之忠臣，亦文苑之宗主。道藝雙崇，才德兼美，古今獨靈均一人爾。而獨軒翥奮飛於拔俗之詩，深思高舉於寫志之辭。至於彥和之云『氣往轢古，辭來切今，驚采絕艷，難與並能』者，洵爲千古不易之論矣。

爾乃賈傅塗汨淵以憑弔，啓楚學之權輿；史遷作傳贊而悲志，領騷人之氣韻。淮南之旦日，承詔作傳，稱雄文一卷，兼之風雅，怨誹不亂，好色不淫，可以爭光日月矣；中壘以窮年，修略錄賦，集佚篇廿五，首以屈原，離讒憂國，續賦以諷，謂之感物造端焉。而後孟堅景伯，據經改易前疑，粲然大義；子雲季長，引傳釋解後惑，顯焉宏旨。西京而東都，憑軾踵武而窮本，遵道得路；南儒及北士，漱潤瀝液以致幽，登堂濟滌，玉振金聲；申申翼翼，風起雲湧。豈非云盛哉！

若夫彙衆說而集大成者，無乃王逸之《楚辭章句》耶？逸字叔師，家居宜城，與屈子同一鄉里；閭曉舊聞，距懷襄僅歷四百；雅習楚語，登輶軒而通絕代；官至校書，入蘭臺以覩秘籍。復以鴻詞博學之才，綜理前賢；老成經師之法，詮注辭賦。博採異聞，融會諸家；消息是非，從容指意。乃詁『羌』之以『何爲』，明以楚語；訓『荃』之爲『香草』，詳其喻意。『奔走先後』爲『四輔』之職，『羈輪繫馬』成『必死』之示。是皆言之有據，固若泰山而移之不動；揆之成理，堅似鐵石而鏤之無痕。而概之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諭：『善鳥香草以配忠貞，惡禽臭物以比讒佞；靈修美人以媲於君，處妃佚女以譬賢臣；虬龍鸞鳳以託君子，飄風雲霓以爲小』

人。』是固師前以傳後，而後學承以定式。既文字訓詁之淵藪，又禮儀文獻之典型。申之以危言而存國，是絕世之行；繼之以殺身而成仁，爲俊賢之英。誠亦探得筌蹄，妙達奧義。竭其才智，通解屈宋漢賦者五十六篇；畢其精力，終成《楚辭章句》者十七卷。況且作者篇次，今人靡不遵其舊序；字義訓故，後世無敢騁其虛悟。故是書之出，而衆書悉佚，遂巋然獨存而傳今，卓爾特立而擅美。既非偶然，斯亦夙爾。蓋澤被詞林，斷非一日；霑濡後學，固已千秋。魏晉以下習《離騷》之作，徒有音義之什；而傳《楚辭》云者，惟此叔師是依，雖景純之有注，若捨此則無從啓手；智騫之有音，乃依注而甘爲附庸。莫不沿委以討源，揣本以達末，而奉之似著蔡，尊之如基址矣。

吾儕守形神於卷軸，虛歲紀於上庠，忝竊楚學之列，冒濫譚藝之林。才乏揆天，技愧吐鳳；雖研討有年，而創獲甚微。然屹屹終日，窮老耽騷；孜孜歷歲，考鏡辨章。志同道合，彙輯楚辭文獻於一集；沙披金揀，綜貫諸家注本於諸館。第甲乙，發凡例，各獻所蘊之長；勘黃卷，溯源流，盡得相契之樂。乃一尊王逸漢注爲宗主，爲根荄，爲柱礎；而旁視叔師以下爲裔孫，爲旁枝，爲附庸。觀夫簡策之傳於今者，一則《章句》，二則白文，三則洪《補》，四則《選》注矣。

伊《章句》已不見宋槧，更無論唐鈔。惟明正德一版爲最蚤，隆慶再梓降其次，萬曆諸梨又在後，光緒一槧終以末。彼此承傳，前後接屬。桑海歷劫，類鬼神之呵護；石室代藏，似瓣香之斷續。雖一言之不苟，從趙宋以重鋟；而臨文或改易，棄原籍之舊觀。度時愈晚，失真益多；雕版再三，魯魚更增。其理固然，而況兩千餘載之遺策乎！畢竟未失叔師真傳，依稀多存漢注遺珠。況夫洪列『一作』之異，可謂字字有案；或別『經傳』

之分，猶稱篇篇吻合。既非無中生有，安得弄假成真？猶宜爲楚學嗃矢，且謂之治騷龜鑑矣。

白文首推歐陽詢之碑帖，若忽之爲習，猶見古體；人之爲民，不避唐諱。《離騷》有『曰黃昏』之文，乃異乎蕭《選》所據；《九歌》無祭殤魂之曲，則暗合維章之論。次則米襄陽之書卷，幸存《騷》之全帙，亦宋鈔之完璧。文字異同，供校讎之助；篇章多寡，辨真僞所資。他則綠君亭之七帙，款式高雅；吳勉學之二卷，校讎精密；熊元性之楚騷，篆楷二體互用；顧大中之鈔錄，《山鬼》一曲獨刪。類若點漆凝脂，風神亦覺靈動；似璞玉渾金，磨礪乃至精純。學者宜當珍寶，而不因無注忽略之矣。

若乃宋洪氏興祖，際姦人以當路，黜荒阻而興懷；『生不得力爭而強諫，死猶冀感發以改行』。藉此抒懷，澆已塊壘；浸浸乎揮翰奮藻，鰓鰓焉膽戰心懾；因叔師而作補，參校異同；類漢注之義疏，發微探竅。是以逸注錄前，亦是漢之舊籍；『補曰』續後，則爲己所新構。《釋文》序次賴此傳存，《章句》原本差得推求。然則《補注》原籍亦已不存，至蚤祇有明翻，後如汲古寶翰，惜陰金陵，後先因襲，次第梓鋟，雖範式雷同，悉因循軌模；而文獻價值，皆未逾明槧矣。

若乃蕭氏編《選》，据十篇而立騷體；善之作解，從一家而宗漢注。《選》之所傳，尤存唐鈔。如索之爲『求索』，雖一字抵千金；若騷之止『導言』，苟半篇當萬鍾。觀宋槧六臣注本，或以先五臣而後善注，是漢說唐疏次第不溷；或以先善注而後五臣，則是漢說唐疏竄亂失序。而據秀州舊式於韓國，足以斟正建陽之誤；因宋版蕭《選》之漢注，亦能參訂《章句》之訛。惜夫原非全帙，而序次未曉；止於招隱，而諫歎莫辨。惟夫甄辨異同，合三者以參勘；詳察是非，定一本於擇善。

是故《章句》居首，總輯十種；《補注》攝中，繼錄九刻；《選》注殿後，摺擇六槧。精心遴選，皆館藏之秘籍；刻意述要，惟自出於機杼。宋梓明楮，多常人所罕覲；字比句櫛，道他家所未言。彙諸刊於一集，體式自明；考衆本之因緣，源流各分。若是以往，叔師舊本可復，屈宋故書可完。是乃治騷要津，入門坦塗。宜知其指，必須三者兼顧；復審其纂，猶當逐本綜理。或曰『精萃』之所在，亦職是故矣。

況乃元明以降，書惟論孟，學崇考亭。是以《集注》之出，而漢訓式微。晦庵之字義訓詁，悉本叔師；山川名物，原從慶善。而句解章說，因於詩教；闡義延理，緣乎子思中庸；寄意寓懷，肇於趙侯放逐；諷喻時事，猶在楚州投簪矣。是以朱子所尋大義，斷非三閭之所道；晦翁所見忠臣，亦是蘭家化身。稱『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』，『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』云者，於斯可知矣。雖然歸焉大家，發明良多；釋『九天』而說以『九重』，則出土楚墓棺飾之畫可證；解『靈修』而斷以夫婦，乃後人『女性中心』之思得啓。說『椒蘭』類以比興，而斥舊注『令尹』『大夫』之謬；通《九章》而考之時地，爲開明儒『初放』『再放』之辨。深壁堅壘，無罅可擊；理密詞正，何所不允。其力既勤，其功亦鉅矣。況乃傳本繁富，猶存宋版稀珍；列異駁雜，盡是當時所傳。據以考校漢籍，庶幾有獲；因而審訂舊注，豈復無益云哉？若乃杲之融衆說於己爐，科十四之段落；斗南別草木於忠姦，載逐客於青史；誠齋因柳文而讀問，從逸注而去取。皆晦庵同時，宋軸都存。是以並朱子爲四家，繫《選》注以後屬。則夫漢注盡在，比昆山之琅玕；佳槧無遺，同東觀之琬琰。顏以『叢刊』，不亦宜哉！若乃明、清諸槧，或見字圈句點，層次淋瀝；或爲朱批墨評，丹黃斑斕。或出名家，下語皆卓識灼見；或繫遺佚，筆批於眉側並陳。若譚福堂閱半月於重五，識『或云』於竄亂；王觀堂聞四鼓於除夕，辨《九辯》於舊

次；藤陰落魄秦晉，眉側璀璨，眩人惑目，用力亦致；時彥膳傳海東，行夾綿密，見縫插針，留跡最夥。或者其隱姓氏，誠布公而放言肆意。見諸李氏《箋注》者都百餘條，論議縱橫，直據胸臆；見諸姚氏節注者則不勝計，剖析細微，曲盡章法；見諸王氏楚釋者，筆力輕捷，隱測言外。既承評點家法，猶屬騷苑奇芭。因碎義而不顧，固爲偏頗；集衆腋而成裘，宜當兼及。是以百方搜求，寫本稿本畢集；一體影印，朱色墨色貫舊。設州庠皆或皮藏，豈憂孤秘單傳？學者方便取需，不費功力易致。即是而言，『精萃』云者，洵爲不誣矣。

至若明、清異代鼎革之際，君昏國危，良臣側足；政亂權傾，閹豎當道。士大夫雖不能犯顏直言於朝廷，何如託跡寓意於楚騷？亦不妨冀君之寤，俗之一改矣。於是乎家誦沅湘芳草，雕版紛呈；人闕天祿閼藏，注家蠡午。玉卿傷場屋之屢折，證心靈均，意折彭咸；維章際黨案而下獄，託意簡策，發憤聽直；雲銘罹亂兵而繫囚，感會汨淵，瓣香孤燈；季立痛戚罷而絕意，綜理古音，審訂楚韻；孟侯逢異代之易幟，隱身鄉陬，史傳草木；昭仲悲崇禎之傾覆，扼腕曲澤，疏布怨辭；而農敗義師而遯踪，窮困幽巖，通繹湘鄉；東原處窮約而乏食，寄寓人家，託辭發憤；涑塍蹇諸生之不起，牢愁貧病，消釋塊壘。至若陳玉李氏，永澄劉氏，安溪李氏，見心屈氏，皆時侘傺以弔湘，久鬱悵而攄憂，是不煩悉舉矣。落拓不偶之士，引屈子如知己，蹭蹬無聊之倫，詠騷詞以舒慨。是故或斥以『亡國之音』，聽之忽然悚驚；或譏之『不祥之書』，避之猶恐遲晚。若是違離本指，日昧昧而益遠；附會影響，志幽幽而莫申。雖然見一善而忘其諸所悠謬，得一義而知之不可盡廢。若汪氏解『敗績』爲『車覆』，『康娛』爲連語，皆正漢注之訛誤；黃氏類《九歌》爲『樂府』，二《招》亦屈作，則發前修所不及。雲銘之先後編次，薑齋之訂證年月，孟侯之校正亂簡，涑塍之繪製地圖，東原之通釋地理變遷，季立之繫聯古今

音韻，貽六之科《騷》三段，孟楚之疏楚俗言。凡皆言之鑿鑿，確然可據；義之昭昭，卓焉特立。前所未備，而後出轉精；設非處處精純，亦見時時深婉。故是輯錄明清佳槧，都百餘家；囊括海外遺佚，達十數種。至其優劣得失，悉陳列於述要，而評鶩品第，乃側重於文獻矣。

嗚呼！煌煌鉅策，歎蒐羅之難易；煒煒一編，省檢索之劬勞。使博學之倫，不致興闕典之苦；治《騷》之徒，惟有得階梯之助。宵夜難寐，恒慮失而繹騷；終古未安，詎沾喜而貢高？糊名以博一日之長，愧對後人；問學方歎百歲之短，思慕前賢。區區之懷，幸名山之有藏；耿耿之心，望臭味之無爽。知我罪我，一任博雅君子；孰毀孰譽，悉聽絕倫高士云爾。時維昭陽大荒落之歲，孟春陬月，敘於金華麗澤寓舍。

凡例

一、彙刊《楚辭》文獻，於今見梓者已有三四種，然皆非出於《楚辭》研究素有所得者所爲，何者當輯，何者當去，絕無標的；且輯無倫次，未見條理所在，版本疏於摺擇，精粗雜陳。前無提要說明，不識其所善否。蓋祇見館藏所有及易致之書，稍作分類編次而已。是誠非《楚辭》學者所需矣。是故乃鳩集當今楚學研究雅有專長者，若趙敏俐（首都師範大學）、方銘（北京語言大學）、石川三佐男（日本秋田大學）、陳煒舜（香港中文大學）、殷夢霞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）等，發凡探賾，重爲編次，爲學人提供一部切實有用之書，則是彙刊是書宗旨之所在也。

一、《楚辭》研究，宜從文獻起步，當以漢王逸《楚辭章句》爲入門必讀之書。彙刊《楚辭》文獻，即以是書爲軸心：首列單刻《章句》，次列洪興祖《補注》，次列《文選》之《騷》注，次列《楚辭》白文。後三類文獻，皆徑與逸注舊本相涉。各類所輯者非祇一本，若單行《章句》十七種，《補注》八種，《選》注二十一種，白文七種，且每類據刻時先後編次，都五十三種。其所輯諸本，多爲稀世秘珍，皮藏於海內外圖書館善本部，常人致之極難。此編首度公之於世，極方便學者披覽、查證之需，於學術不無裨益矣。

一、朱子《楚辭集注》亦是名作，且版刻繁富，明清而後注家多尊依之。然朱子以《諫》《懷》《歎》《思》『詞氣平緩，意不深切，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』而盡棄不存，一改漢本舊貌。至其是非得失，宜置之不論，惟其去漢籍舊本遠矣。故是編退居其次，且祇輯其宋槧二刻等六種，其他諸本，悉去而不論。而後所輯諸書，則依宋、明、清、民國之先後序次，都一百四十餘種。

一、《楚辭》白文，既傳唐、宋書帖，又存明代佳槧，與注本多見異同，素爲學者忽略，故校勘注本，未覩徵引，實屬偏見矣。若歐陽詢《離騷》碑帖，存初唐傳本面貌，可謂一字千金。米襄陽書《九歌》而止於《山鬼》，《國殤》《禮魂》未在其內，亦其時所見版刻，頗可把翫。而吳氏、毛氏俱以校刻古籍見稱，所錄《楚辭》白文傳本，皆不同凡響，未得以無注而輕棄之也。故亦單列爲一類，幸學人有以珍重之矣。

一、明、清以下注本之輯錄原則，以進退漢注爲依歸，無非爲三事：一則以漢注爲是非，一則棄漢注而別爲之解，一則取漢注所是而去漢注所非。故是編大體輕義理而重考據，凡涉於異文考辨、文字訓釋、名物辨證、段落科分者，則皆一一輯錄之。若與漢注隔絕殊遠，或者彼此絕無關聯，祇憑虛闡延要指大義者，蓋不在收錄之列。惟於楚學研究有特殊地位，則宜亦酌情而輯錄之矣。

一、各書之首皆冠以『提要』。大略首述著者姓氏、官職、學問及著作，次簡述是書版本。間或簡論是書內容及其精要創獲所在。又，每書別有『述要』，首爲作各書起因、歷史背景，次爲各書內容介紹、詳論其文獻價值，次爲各書版本傳承依據，末以評定其學術局限及明版刻館藏所在等。而諸端之中，覈勘源流，明其版本傳承，詳審文獻價值，則是『述要』之重點。是故撰作之始，宜靜心細讀，沈潛反復，一絲不

苟，逐本校讎；臚列異同，不厭其煩，惟恐不周。無確切證據，忌斷語之虛妄。顏之推云：『觀天下之書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黃。』若是，觀《楚辭》之書未遍，似亦不得妄加評論矣。此誠非易易，雖反覆讀之，蓋挂一漏萬者亦未可免矣。然以『述要』篇幅過長，不宜置於各書之首，則抽出別爲一書，曰《楚辭文獻述要》，與《楚辭文獻叢刊》同時刊行矣。

一、叔師《章句》、洪氏《補注》、李善《選》注、朱子《集注》，皆先爲『總述』，格式同他書『述要』，而以長篇詳論之，若視作『通論』，則亦可也。而後於各版刻悉作『分述』，既對勘各類版本之差舛，又比較同類版刻之異同，推究其彼此相承之跡，是所謂『考鏡源流，辨章學術』也。是故執定一本，與他本逐字逐句對勘，然後方得明白。而後實是求事，斷其優劣是非。即是佳槧，見小疵而不隱其惡；縱爲劣本，得一善亦不掩其美。總以事實爲依據是也。

一、明、清學人於傳本《楚辭》所作圈點、批注，極有學術價值。如清譚獻圈點同治十一年翻刻汲古閣《補注》中逸注，與中華書局標點本對勘，則據譚氏圈點，可糾正其標點之誤者達數十處。王獻唐批注屈復《新注》本，若別行鈔錄成冊，則是一部《楚辭韻考》完整之作。故是編特別看重明、清以下名人手批。即是佚名所批，亦未可等閒視之。如王闔運《楚辭釋》之作，與逸注大相逕庭，據例不宜收錄；而此本有佚名圈點、批注，其於研討屈作奧指，極有參考價值，是以破例輯錄之。況且圈點、批注之本，皆絕無僅有之書，不可多得，尤宜所珍寶也。

一、編委略作分工，孰爲收輯版本，孰爲撰寫『提要』及『述要』，各司其責。『提要』在『述要』基

礎上摘錄而成。而『述要』撰寫者二人：大都出自主編黃靈庚教授之手，他則陳煒舜教授供稿二十餘篇。惟以撰者學有所本，各有所長，視點切入，亦因人而別，是故難於一律。至於行文風格，彼此雅所貫習，尤不宜強求同一。所作『述要』，均係撰者歷年研究所得，非一時苟且之筆。末署撰者姓氏，以示文責自負之意。其他二、三編委，或者擔審讀『述要』之任，貢獻一己之得；或者百方羅致，複製館藏古籍。則知是編之成，非一人之力可致，乃是諸君同心合作之效矣。

總目録

第一册

楚辭章句十七卷	漢・王逸撰	明・黃省曾校正	明正德十三年(1518)刻本		1
楚辭章句十七卷(卷一)	漢・王逸撰	明・黃省曾校正	清・袁廷檇校跋		
明正德十三年(1518)刻本					四一三

第二册

楚辭章句十七卷(卷二—十七)	漢・王逸撰	明・黃省曾校正	清・袁廷檇校跋		
明正德十三年(1518)刻本					1
楚辭章句十七卷疑字直音補一卷(疑字直音補—卷一)	漢・王逸撰	明隆慶五年(1571)			
豫章夫容館刻本					三六三

第三册

楚辭章句十七卷疑字直音補一卷(卷二—十七)	漢・王逸撰	明隆慶五年(1571)	豫章夫容館刻本	...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	---